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八十六

唐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下

贊同
平章

陸贄
上疏

貞元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薨將士擁玄佐之子士
 寧為留後士寧以財賞將士請於朝詔以士寧為節度使。
 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
 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
 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
 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自授蓋吏部銓材署職
 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
 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會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



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等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弊望既不媿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以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職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二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請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宰相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彼愆其惑斯甚

唐德宗

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王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朱黼曰天下人才之短長非數人智識所能徧閱也中外千官之職非數人之智識之所及者所能盡任也是以自昔帝王之法常自擇輔相輔相獨自擇六卿侯伯各自擇其僚屬其僚屬也又自擇其陪臣其所舉者之果然也其舉主得同其功善其所舉之或不肖委庸也其舉主亦同其罰辱是以上之所遴選者至寡故精切而不泛下之所被廢者至衆故舉重而不敢輕上之所操者至約是以

無誤聽諺東之失下之所任者至詳是以無具負厥職之
患得賢致平道蓋本此唐室之興古制盡喪然庶官五品
以上大吏之制敕六品以下則並宣授制敕所命者固宰臣
商議奏可而首授者出於吏部銓材奏行循資其格限之法
既行而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列德
宗懲楊盧植黨之弊宰臣除用庶官猶必反覆參詰乃始
得下贊請當閣長官自薦其屬者其名必於選曹異日考其
殿最并以升黜察者不惟古道復行庶幾舉者如意詔旨
既播列職可以無曠矣乃以人言旋復停止及其晚暮併
疑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字書而
已贊雖反覆終不之聽一人之力不能盡舉凡所薦引反
出於一二近習之口不以選擢率皆庸鄙之士莫任其咎
由此詔不行之敝也使後之人主聚贊之所口而施之詎

唐德宗

有不致升平哉。管見曰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
庶位者傳說事高宗之道也攷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
材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贄其所請總施之臺省
長官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
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謔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
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
宰相乎

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詔以師古
為平盧節度使。七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
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吳推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用司農
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
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戶祿之責固
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上不能竟以延齡

延齡
後用

度支事

○管見曰經制國用量入為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爾德宗與邪而奔止惡直而喜諂好佞而悅欺多疑而信誕延齡兼是四者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始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他日諸疾之深禍患之久而贊猶隱憂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或言於上沮批使臺省長官奉其屬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四十餘州大水陸贄上疏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詢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

唐德宗

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无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抚諸道水災

○管見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夫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

陸贄奏議和采

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釐歛重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七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

中覆比家徵發救援寇已後勝龍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今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折故也所謂蓄斂垂鉅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恍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蓄成於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倉粟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乏之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多支締紆充直窮邊寒不可衣粥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公庫簿帳爲拍因倉計其數則億方有餘考其實則百千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粗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

晉德宗

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利近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歲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推重輕食不足而財有之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示倉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近歲關輔旱蠱八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米斗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值直又約二百米糴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

橋今河陰大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就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一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之二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儘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緡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置糶以實倉儲息備凶荒

○朱黼曰弊之曰曰將制國用須推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虛亦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貸泉時江淮糶湧閩輔糶廉遠唯江淮之漕

西德字

出糶以賑水災州郡戶部糶京兆之米以補渭橋倉之闕以江淮米錢儘直折輕貸以輸上都以償戶部之用餘錢付邊鎮使糶糧以備軍儲德宗信而行之故糶明年奏疏有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踰百萬縱有寇戎必無乏絕之語且謂常收冗費益贍邊農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觀糶所陳豈惟論諫特本仁義其於財貨本源豈不洞明深曉哉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實交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官舍良器坐左迂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朱黼曰經一誤者長一識遭一蹶者增一便懲禍割敗未有不更志易慮也涇原之變正以白志正受市井富兒賂虛補禁軍名居禁籍受給賜身居市廛為販鬻者其有

軍政

崇禎
九年

變無一夫授甲以致奔播草莽踰年而始復國然不憾志
正既違大臣諫起志正而後用之矣至是良器請募才
勇之士以易販鬻者庶可少壯國威也嘗文場又惡而逐
之不復置帥自是神策之權盡歸宦官矣

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
稅一從監織使張傍之請也傍素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
請稅亦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
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管見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傍
以茶稅錢代水旱山租是也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
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推
之商旅不得買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
刀惡少猶販之心與偶有收獲故人猾吏相為囊橐獄

唐德宗

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被受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
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度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
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
殃民害物咸勿恤也其原在於得數十百萬緡錢而已夫
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貨遷而薄
其征茶也

禁銅
器

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
采無得私賣○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
當密封手疏以聞又由察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并逐兄弟宜各除外官
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
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推
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

陸贄
奏議

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推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君
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
之無怨言此聖人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此是諸
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
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
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
苞於矯矯必傷官信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
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
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
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
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其輒執不已必及
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

唐德宗

以消流不止谿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
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
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范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敵也故蕭復諫之於前
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
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陸贄
奏議
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賈耽為右僕射盧邁守
本官並同平章事。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
課青鬻度財置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
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
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
而東瀆或拔棄城鎮播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
犯刑謫役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灾又甚

成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用遵養
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以欲罰一有罪復慮
同惡者其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
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謂於等吏率衆先效者取怨
於士卒借軍威國者不懷於氓畏殺救災期者自以為智能
此我上所以用兵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課且虧度矣虜每
入寇將帥互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
敵朝廷莫之省矣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億
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資兼有司權
益稅酒之利撥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賈於兵衆矣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
衆而不敢擾靜則中國揮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

唐德宗

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號令不一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
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番
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番者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
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
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面焉每俟邊事是急方令計會用
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散可謂
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
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合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
憂憂之窮邊之地長短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若之劇
然衣糧所給唯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

東成卒怯於難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人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遠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然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戍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葵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馬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擄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且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

唐德宗示

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奸監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范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以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賈耽陸贄趙憬盧瑋為相百官曰事更讓不言七月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
日一易之

管見曰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
而其用有大小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賢聖輩出亦不使
召畢毛丙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
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
賢者得有所容夫豈圖治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
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表
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不可易之道特
在乎識賢不耳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
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二百萬緡呈樣物三千餘萬緡請別

唐德宗

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
欠負皆負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
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
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
汙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
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
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
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
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
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市朝豈京城士庶皆為朋
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范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
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

已由明皇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之一律也

李晟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唐史本贊曰李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誣鄭汝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蒙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上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推退禍可以免四子世嗣其勞是宜有後哉

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因士寧出敗而逐之士寧以五百騎逃歸京師上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

唐德宗

軍州已定且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疆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文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則從內出贄復上奏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債寧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通王謀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

上性
循意

范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
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
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
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
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
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土壤法亂紀無
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
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有一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陸贄
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
循環進而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不棄
人又曰以一言稱慝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
不考忠邪其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

唐德宗

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
定分上不聽

○范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
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二者以為季氏
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二者
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并其略曰舊制
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
茲故入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
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蔽并之
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
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

所爲必當其悔乃亡丘與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括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較稼減其租川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勸重其役不以絲息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不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虛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繕宜其失乎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故木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效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

唐德宗

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進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稅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

價必貴其所公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
年縮布疋估始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
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行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
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
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
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
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
不能推中恕易地之情賦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奸
匪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通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
為新收而有復修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
者未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甚重之人怕代惰
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

唐德宗

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
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激矣請申命有司詳
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
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
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
加稅見戶比較嚴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
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
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
財又曰蚕事方興已輸練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
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
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
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

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
前百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
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
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尤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
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為
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
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
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范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
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
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
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
上此駮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

商隱宗

延齡
奏對
詰議

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
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墮於上民困於下至
於田野荒圻抽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
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
實府庫延齡又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
乃於董主之中得銀十二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
已弃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
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
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比眾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但以其
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
蓋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文司農卿李銜以職事相關特

蔡
子
不
天

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
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
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請諸服讒為尺節物典籍
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
下魯邦之少知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
露者尤難悉數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
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
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
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
之與馬物類尤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
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
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
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

唐德宗

贄
罷
相

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
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范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目
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
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必有大臣之
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
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
憬其為誅首與

賤
贄

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克張滂李錡黨於贄矣
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賤贄為中州別駕克等皆賤長史
○石敏若曰興元以後置相大抵皆庸材齊映以言貌進
盧邁以謹遜用趙憬以小善為數擢造以足恭固位宗

儒摧造迂皆撲邀不足數陸贄一世英才議論風生智略
輻湊愈險愈奇德宗正宜束數子高閣而推贄是任則致
中興如俯拾矣惜哉又曰德宗忌贄久矣奉天山南贄勸
帝痛自罪已詔語皆指帝實無天方危難時雖欣然從之然編
心護前寧無怏怏欲增己尊號贄曰不可虛增也欲授人
試官贄曰不可妄授也內庫不當置立官人不當尋訪帝
以播遷為有命贄曰非命帝以誠信為有善贄曰無善帝
本心忌諫者也但變亂在前無辭拒人積忌既久贄遂被
逐其得正命而終幸矣。蘇頌演曰昔吾先君博觀今古
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
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
與之反國弼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
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

唐德宗

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矣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
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
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
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
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
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
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
禍結常賊所不能贖於是為之抽貫筭間架貸商賈空內
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
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畜
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
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
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

陽城為
諫政

唐德宗

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養蕃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志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贖曰人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將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復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方勇而後怯贖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

陽城
論延

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茲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能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万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方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朕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

○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惟獨

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庭論陟轉及沮裴延齡作相繼兩事尔當德宗時可
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及多猜忌進任
小人於此之時當無一事可言而須十年耶當時之事豈
無多於沮延齡論陞贊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
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陞贊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
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
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范祖禹曰韓愈作爭
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且
城以在職其久而不言及陞贊之賤而後發向若贊不賤
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揚雄曰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爲者也過裴延齡爲相

唐德宗

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中名震
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
鮮矣後世尤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管見曰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
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
其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被踈延齡被眷夫豈一日
之積憂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
以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然綸之言非可壞之物
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
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直賢野之
態耳雖然主昏於上姦熾於下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
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醞
籍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

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陽城
改司
業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監軍王定遠奏以行軍司馬李詵為留後詵深德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七月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裝延齡故也。八月司法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十二年二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少進決其議或卧病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魏博節度使出緒恭儉眾推其子季安為留後。六月以齊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然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

唐德宗

乃謂文場曰武德自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絰者無幾自輔國以來隋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管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勅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范祖禹曰自是官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其可以假人乎。管見曰祖宗成憲惟恐子孫不知也知則必行之矣知而不行則未如之何矣武德正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德宗既知之自輔國已來隋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亞聖之資惟

善其從欲萌動差隨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小大寧已之
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任私德宗不吝其私是吝
也此遂非也是不移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亡者也
初上以奉天宮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
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去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
斂百姓或減列吏祿或販鬻鹽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
李兼在江西有月進亭臯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
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
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
綬始

○范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啟霸蓋
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
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

德宗

貪以取立而惟貧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駢惡紀綱大壞德
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
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
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
曰非豐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於景略說
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
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
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
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范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然必自選參佐以副
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
之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入之

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十一月以右補闕韋集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集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集牟形神恂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二刻集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范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已而惡人之違已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韋集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

唐德宗

揭朝
晨策
三城

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此非不幸也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邈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邈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邈寧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戒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連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二冬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井果得甘泉三月二城成四月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

取物

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十一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相先是宮中市外問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者為使謂之宮市抑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開坊曲閑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五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縵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字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比深匿之每敕使出與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官者

唐德宗

街吏擒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范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而德宗殘虐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其甚焉推其任官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管見曰百姓蒙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讎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怨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之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耻富者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求

監戩

十四年初置左右神策軍時禁軍戍邊者與勛優厚諸將多請置節帥神策軍備行營皆然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上學士薛約帥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以威軍軍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不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白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微利政出於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太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行中道遇害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死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帥使長源性刻急持才傲物軍中怨怒殺長源監軍使史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為宣武大將得衆

命長源

韓為武后

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眾乃定。詔以劉逸淮為宣武節度使四月薨軍中推都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弘將兵戢其材鄙勇怯相顧必堪其事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弘視事數日皆知其主名有即將劉鐸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鐸及其黨數以數預於亂承斬之自是無敢一人譁呼於城郭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據境拒命數遣兵侵掠郡縣詔令諸道進兵討之。○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闕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弃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

法 盈 珍

討使。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必奪節度使
姚南仲權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
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
事長安知之甚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寢夜殺
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
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
洽文傍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
請入朝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
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
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
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暴僚為
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宦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范祖禹曰德宗信官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不辯是

唐德宗

非而其公常與官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
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官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
諸已者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甚且肯之疾蠹深則
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
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
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士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
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贖罪朝
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頔遣兵劫取歸襄州頔表洪責大重上
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取峽州長
史比救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范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
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

知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然怯畏如此之甚也。管見曰德宗有斷制四海之勢而鋒銳銷滅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眾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於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止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

唐德宗

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中實如李晟肅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與之忌之疎之斥之跋扈如劉沔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畏之下之撫之殺之若疲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庸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則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上然之十月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十七年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詔以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詔赦少誠

西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官市進奉之弊因言浙西觀察使李錡不法事帝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院待之善貞至并械鎖院中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范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錡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

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揔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詔推揔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亦揔無殊績勿心此超擢深駭群情若揔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慰獎之

○朱黼曰禹古周禮有賦有貢貢致之邦國賦取之民非有二事也以地之所出而斂諸民邦國以其土之所產與

唐德宗

夫王室之所資更易而轉輸之以代正賦非有二事也自租庸調之法既壞合三者色目歸之二稅二稅之外固不許一錢措取矣然藩鎮進奉謂之稅外方圓謂之川度羨餘是賦之外復貢且不過俱取之民耳所取什百所進一二民何以堪哉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裴肅以刺史進奉迂浙東觀察故刺史進奉自肅始劉蕡以判官進奉召為刑部員外故幕僚進奉自蕡始是以齊揔亦以判官刻剝求媚又復過之詔亦超資擢守衢州人主以是用人則臣下以是求進日甚一日民將何所措其手足哉許孟容封還詔書事雖中上德宗雖召孟容兩加獎諭進奉之敝終不之革也

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諂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

王叔文死

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諫宮市叔文曰太子職當視
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
解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
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其可為相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
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未速進者陸淳呂
溫李吉甫徐幹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
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
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范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
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
侍豈不思其子乎夫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
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况天下至大

即度
中推
擇

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道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
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
甚美由是租稅皆免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
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
徵未得者請俟來年查交愈坐貶陽山令未幾實亦貶通
州長史

○默齋曰李實徵求以給進奉歲旱不免租事韓愈劾之
順宗實錄此史之直筆也然愈與實書曰未有赤心憂國
如閣下者今年不兩百有餘日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
非閣下布宣威德其何能及愈尋為御史即上疏云云坐
貶山陽夫實一人爾而韓愈言之如二人焉今書與

韓愈
言民
節度
賜金

史並行使人將何從嘗謂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其
作史不敢以非為是是其公也其為書不免以不肖為賢
是其私也公與私特在於有求無求之間爾今世文士將
有所求則譽其人以為伊周求而不得則毀其人以為盜
跖此固不可勝誅也嘗謂退之有道之君子也而亦為之
此哉習俗之移人也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
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
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
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
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帥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
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
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

唐德宗

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取以授之從夾捧詔再拜舞
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事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
以從史為節度使

○范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
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天下
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上之柄
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
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永貞元年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
能來德宗涕泣數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

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
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
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
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
玉凡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士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
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觀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大
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謗宮
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
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
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

貴德宗

有天下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
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
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
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官
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
之人上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
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
相而蜀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
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
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又曰唐曆並二十歷年三百
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以其時君考之批政
尤多而大弊有三二曰姑息藩鎮三曰委任宦者三曰聚
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

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
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
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窮則聚斂培刻益甚
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
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者專而
國命危其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二者其所從
來者漸矣○管見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疇逮正月未愈
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
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睿矣之事豈
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廢眷戀遲回計不啻決賴天未
喪唐節衛二公道逢其會得必斥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
如李輔國仇士良之效凶專橫廢長立少先議於禁奧之
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繫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

南德宗

太子即位

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孫遂世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
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
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況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必言哉
甲午官遺詔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
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
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
自帷中可其奏○李師古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
厚撫而用之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
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
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勿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
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

除市
弊

相待毋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前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詎窮亦素，且聞上即位乃罷兵。以王休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依，休依李忠言。忠以儀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忠執詛承而行之，外當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呂管曰：苟憫然自得，則天下無入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思之，道路以目。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員之外，悉罷進奉員。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言如官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欲為供奉。

唐順宗

罷月
進

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夫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真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言者媿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

○朱黼曰：財用有定數，不在國則在民，不自此則在彼，謂不加賦而有羨餘，既無是理，謂於見存舊數之中而能增益焉，有是理哉。夫欠負錢皆貧人無可償者，諸州抽貫錢給用，旋盡延齡請置季庫，呈樣染練皆在藏，正物請置月庫度支所入有常額，而延齡謂於糞壤中得銀及錢若干，是皆移東就西，張虛為實，未嘗少有加益也。如鹽鐵月進羨餘，乃至經入益少，亦可以類推矣。至是而特罷之，其後

追陸
執等
赴京

憲宗亦罷延齡所置別庫併歸正庫善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三月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刺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比弟明人咸以為憂而吉甫至忻然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侍御史竇貫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竄政不宜在朝又嘗謂工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

唐德宗

立太
子純

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州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遂立淳為太子更名純。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慙然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筋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韋皋
奏王
叔文

○范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耻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
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為相
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
豈不有間哉

六月韋皋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
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後歸春官臣位兼將
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
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賞罰縱情權其紀紊綱頽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
政出人士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
能動搖遂極言其姦賊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
綬綫表繼至悉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以
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庚子制令太

唐德宗

子即皇帝位朕稱大人言從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王伾
開州司馬王叔文命州司戶仇尋病死賊所明年賜叔文死
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
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佳瑞
但準令甲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無得獻

○管見曰有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為鬼為蜮為
欺為姦人於晦冥暮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
為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於前矣故明君臨下如
日之方中昏君猶昏冥晦夜之時爾憲宗始初清明纔發
一語諛謔邪佞聞而喪膽便辟側媚禁無所施志士仁人
洋洋然動其心中臣義士我我然纓其冠相與趨於光明
之旦熙洽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

斂豐其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併歸正庫從之。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不減百姓疾苦。九月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管見曰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正觀之初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間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璿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去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爾

唐順宗

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為是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亦移黑白穀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

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貶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為池州刺史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十一月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故獨後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貶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陳諫為台州司馬凌準為連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一月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卅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拍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

叛上善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曾入名

